

戰國策

冊三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

劉一無也字

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

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賀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

一本下

太子爲

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公出地以取

取一作收別本作牧

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

下一本

字齊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

丘

別本上作兵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

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

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

一本下有秦字

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

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

一本

無以字

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

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

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懷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

作敗一

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

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
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
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
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
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便一作使
曾作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作令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
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
下楚亦不能獨守

曾國去以上
二十七字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
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

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

栖別本作西

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

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

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王如文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封留常未越齊秦以王
常安之何成子夏曰曰良受命與爲文王是齊也
與甲後其國不墮齊王請子夏曰大大來趨也今
曰非與主東地且與孤坐衆王以主六十三十餘萬
地於秦子夏王齊齊射人以甲受東地邵常執齊射
文曰曰立邵常爲大司馬與守東地又請景璽西矣
西索地於秦王曰善以璽子夏北趨地於齊子夏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憤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

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

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

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

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

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

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

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

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

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

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

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

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

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

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
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
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
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
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
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
一本有兩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
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
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
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
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
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
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
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曰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

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曰加德焉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某

一無某字

無之所以

能爲者以散某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

劉無不

如二字不勝

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